

# 辣妹酷哥

## ——奇装异服

现在的学生太虚荣了，花了好多工夫在装扮身体上，  
还有一些学生打扮得不男不女的，  
要不然就是暴露或者追流行，真是太不像话了。

你曾为了那些老是无法乖乖的按照规定穿制服的学生困扰过吗？你有学生把头发染成红的、黄的、绿的，身上花花一片又是老虎又是玫瑰的刺青吗？她们是不是也把耳朵打上好几个洞，戴上金的、银的、塑胶的耳环？她们的制服或许要比其他同学的透明，里面是隐隐欲现的黑色蕾丝胸罩；他们的长裤总是包裹的紧紧的，鼓出青春热力的隐约形体。你的头开始隐隐作痛，唉！要如何是好？

你说学生是在赶流行，电视上的青春偶像一个个就是这副德性的；你说学生在耍帅，书包带子长长的垂到膝盖以下，走起路来一跄一跄的，故作威风。你害怕学生因为花太多时间装扮身体而荒废学业，更害怕这些奇装异服的学生会走向人生的歧途。你说：「这些学生看起来就像不良少年（女），搞不好，她们早就和不良少年（女）混在一起了。」自认是良师的你，于是想把她们拉回「正常」的轨道，却总是力不从心。

亲爱的老师们，先回想一下自己也曾经走过的青少年时期吧！你不是也曾想尽办法让自己在同侪中看起来与众不同？你不是也费尽心思吸引老师和同学的注意？你也曾偷偷的在朴实无华的制服、书包、发式上动手脚加花样。

想想看，你为装扮自己而花费的时间并没有影响你平稳的走上

人生道路（所以你如今为人师表），也没有让你真正「学坏」吧！然而，为什么一旦你变成老师，轮到你的学生这么做，你就不能信任她们了呢？

或许你会辩称：「我以前从来没有像他们那样费心思打扮自己，我觉得内在比外在重要。」

你说得没错，你有权利选择只「关注内在」——就像学生们有权利选择「美化外在」一样。价值观的多元化本来就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基本表现。

再说，如果你从来就不曾在这方面享受过创造自己、塑造自己、美化自己的快乐，你又怎能断言别人不能从这种经验中学到一些建设性的事呢？假使你没有在与众不同的身体包装上得到快乐，这并不表示他人也必须顺从传统才能得到快乐吧！嘿！再想

一想，搞不好，你的忧心还有一些妒忌的成份吧！

再说：「最让我担心的是，有些学生实在是太不男不女了，男生戴耳环，女生剪超短发，把性别角色都搞乱了，这也不要管吗？」

暖！是谁规定某个性别只能做某种事情呀？这年头连新好男人都得下厨做菜换尿布了，谁还拘泥于严谨的性别分



工啊！而且如果照你所说，外表只是很表面的事，那么，说不定学生也只是在表面上玩一玩改变身体的形象而已，你又何必过度紧张，觉得这会败坏他们一生前途呢？

你说：「他们没有自制力，花太多心思在打扮上，会分心，会荒废学业。」

拜托！学生喜欢流行文化，多过于喜欢课业，这正凸显了我们的课业安排太过无趣呆板，与现实世界脱节，又没有尝试使学习活泼化、生活化，再加上考试文化所带来的各种压力焦虑羞辱惩罚，难怪学生会需要在流行文化中找点愉悦，找点肯定自我的空间，以便维持某种活下去的理由。你不也唱K T V、打保龄球、大吃一顿、疯狂购物，以便在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现实中踽踽独行吗？

说实在的，学生注意自己的身体、注意自己的装扮，这绝对是一个教育机会。它可以被发展成一种敏锐的流行感，进而透过善意的鼓励转化成对其他外界资讯的兴趣。它可以被调教成一种有个性的美感，进而发展成学生自主自立的力量。它可以是一个认识文化，分析文化的进途。它可以是一个比较文化差异，反省本土文化发展的教学工具。它还可以促使学生在关注自己的时候学会考虑他人的观感，从他人的眼光来看自己，这些都会有助于学生学习设身处地的看事情，而不是随便的一意孤行。

真正重要的问题倒是：老师有没有那种活泼、启发的智慧和开阔的眼界，来对学生的流行文化追逐做出友善的反应，帮助学生把流行文化转化成学习的成长经验？

要想这样做，老师第一步就得先表示出对这种文化的友善——

不是说说而已，而是用衷心的欣赏来表态。学生能够在老师的反应中找到善意的支援，能够肯定自己的身体形象，才会有助于她们建立自信心和安全感，减少因为焦虑不安而产生的怨忿，反而因为感受到周围环境中的友善，慢慢学会爱自己，肯定自己，也学会肯定别人，互相欣赏——这些做法都会减少敌意和侵略的发生，从而培养比较开朗的人格。

另外，老师和学生也应该把握机会从事美感的陶冶，透过别人示范（像演艺人员、媒体红人或甚至槟榔西施）或自己找寻参考书籍——每个书店都有无数期刊和专书可读，在不断的尝试中开发各种装扮自己的方法，也可以一起讨论怎么样从衣着上展现自己，观察他人，怎样在有限的经济资源上发挥个人风格。这种研究和讨论，绝对有利于学生对书店、对查资料、对有条有理的辩论产生兴趣。

衣着打扮可以是一种与人相处、发挥吸引力、表现善意的机会和艺术。身为一个爱护学生的良师，你也应该好好的充实自己对流行的知识，和走在潮流尖端的学生一起成长吧！[涂懿美、何春蕤]